

王兆苍文存

王兆苍著
郭 弢编

民族出版社

王兆苍文存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今昔谈

作者: 王兆苍

编辑: 郭 弢

飞鸟恋旧林，
游鱼思故渊。

谨以此书献给兆苍曾经
执教过的首都师范大学
图书馆惠存

景梦燕 96.6.15

(京)新登字 1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兆苍文存/王兆苍著;郭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5.5

ISBN 7-105-02449-6

I.王… II.①王… ②郭… III.①语文课-教学理论-文集②王兆苍-文集 IV.G4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447 号

王兆苍文存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兴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1}{2}$ 字数: 240 千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7.90 元

ISBN 7-105-02449-6/G·212

(汉 140)

目 录

序.....	郭 攸 1
肃清“左”倾影响,加速语文教学改革.....	7
回顾与展望.....	18
——35年来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经验与今后改革的主要途径	
对《红领市》教学的回顾.....	36
回顾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42
对中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再认识.....	54
目前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形势.....	74
——在北京市宣武区中学领导干部会上的报告提要	
关于中学语文教材改革问题.....	82
积极严肃地开展语文教学改革.....	89
——兼祝《语文教学之友》创刊5周年	
走自己的路,加速语文教学改革.....	95
中学语文学科的阅读教学过程.....	104
必须重视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	128
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作品教学.....	133
要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138
要重视对初中学生语文阅读能力评价问题的研究.....	142
“立诚最为贵,智贍德日新”.....	147
——重读叶老的《语文教学二十韵》	
语文教学改革的先驱.....	152
——怀念王森然先生	
王森然编《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评介.....	158

热爱·改革·科研·····	174
闯出一条语文教学的新路来·····	179
关于成立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筹备经过的报告·····	183
团结起来,为提高语文教学法的科学水平而奋斗·····	193
——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总结报告	
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开幕词·····	204
喜见星火,迎接燎原·····	210
试教《文学》课长课文的一些体会·····	212
语音教学的几点体会·····	221
关于朗读问题·····	225
关于背诵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230
从一件小事谈起·····	233
要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237
——从一道高考作文题所想到的	
《语文教学能力论》序言·····	242
《初中语文教学法举隅》序言·····	246
《现代背诵散文六十篇》序·····	252
《语文教学论丛》编后杂谈·····	255
《肖士栋文集》序·····	259
《语文教学艺术论——给青年教师的信》序言·····	262
《白杨礼赞》教案简评·····	265
《香山红叶》教案简评·····	268
《给青年们的一封信》教案简评·····	271
漫谈大学生的学习方法·····	273
——给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80届学生的报告	
为做优秀的语文教师而加紧准备·····	278
尊敬的王一知校长·····	282
——为庆祝北京101中学40周年华诞而作	
附:王兆苍先生1986年自撰《简历及学术成果》目录·····	285

序

莫道先生枉作古，文章如帙后人看。

——编者题记

这本“文存”是著名语文教育家、我国语文教育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原副会长王兆苍先生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在他今年5月不幸在京病逝，亲属友好和学生同仁余悲未消的日子里，我受王夫人景梦雁先生及其5位女儿的重托，怀着钦敬的心情，将她们收集保存的先生散发于全国各地报刊的文章和学术讲演稿等文字结集成书，以期出版，存于后世。这是一件对死者和生者，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都很有意义的事。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这些文章，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兆苍先生的情况。

王兆苍(1925——1993)，天津蓟县人，城市贫民出身。在旧中国，他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和依仗全家的节衣与缩食，才得以入学深造：1946年北平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于1949年毕业。他在北平解放前参加革命，一直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一位由教中学到教大学，由执鞭京华到施教全国，由教学实践进入教学科研的具有全国影响的语文教育家。他在语文教学中，不仅教学经验丰富，而且长于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其独特的优势。这是那些鄙薄讥笑实践经验、一味追求“理论高度”而生活在空中楼阁里的人，那些抱残守缺、囿于经验成规而轻视排斥理论思维的人不能企及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兆苍先生的学术成就。

早在50年代，他在北京101中学执教语文并兼任语文教研组组

长时,作为青年教师的他,就已卓立于首都语文教坛而名播全国了。此间,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诞生后,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由周总理直接关怀的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中学语文《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光荣地担任了实验班教师。在试教工作中,他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把星期天当成了星期七”,成绩斐然。因此,在出席1956年7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语文教学会议期间,让他向大会作了《汉语》、《文学》分科试教经验的报告。在此前后,他还在《光明日报》、《人民教育》、《语文学习》和《试教工作通讯》等重要报刊上,连续发表了《热烈拥护语文教学改革》、《关于文学课长课文教学经验》、《〈不能走那条路〉公开教学经验》、《语音教学的几点体会》、《不要使汉语教材落后于学生知识水平》和《古典文学的教学任务到底是什么?》等文章和谈话,形成了他教学与教研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当时,这些经验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其中有些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中央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对《汉语》、《文学》分科试教经验的总结推广,是继1953年推广“《红领巾》教学法”之后我国又一次语文教改的壮举。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学改革,却因1957年的“反右派”不病而终了。继之,是它20多年的“三起两落”。

1962年,他奉调于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审处任编辑。此间,受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撰写教学参考资料60多万字。同时期里,周总理提出:“只有《新华字典》是不够的,还应有《新华词典》……”。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实施。市委决定由韩作黎同志主持这一工作。兆苍先生先后参加了《新华词典》的编纂和《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文革”以后,他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主讲《中学语文教学法》课,并兼任该学科教研室主任和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他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投入到了教学与科研中去。他抱病工作,悉心钻研,对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全国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回

顾与展望》、《肃清“左”倾影响，加速语文教学改革》和《对中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再认识》等大量学术论文，在全国各地作了40多场学术讲演，听众约10万人次，形成了他自50年代以来的教学和论文创作上的第二个高峰期。同时，还与同仁合写出版了多种高等师范院校的语文教学法教材和有关学术专著。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初，他和其它院校的同仁（主要有武汉师院范德藻先生、东北师大朱绍禹先生等）在合编高师教材的同时，审时度势，共同发起，经充分准备和艰苦努力，于1980年10月在开封召开大会，创建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系统的学术团体之一——以叶圣陶老为名誉会长、以人教社张志公、刘国正先生、中国教育学会苏灵扬先生、中央教科所郭林先生、老教育家辛安亭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叶苍岑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等为顾问的“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兆苍先生被推选为副会长。他在任职期间，为学会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他在社会活动中的高度组织才能。此后的四五年间，他应邀在全国10多个省市的北京、开封、泰安、天津、济南、大连、烟台、重庆、乐山、昆明、桂林、广州、韶关、临汾、西安、安阳、周口、歙县、南京等地讲学和作学术讲演。

兆苍先生是一位既有文采又有口才的学者。每作讲演，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有人在给他的唱和诗中，说他“曾领风骚嵩山下，又惊四座大连城”，便是指他这时的境况。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千头万绪，包罗万象，复杂得很。但质言之，却不外乎3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教（教学目的任务），教什么（教学内容），怎么教（教学方法）。统观这时兆苍先生的全部文章和讲演，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其中，尤其是对“为什么教”语文的问题，作了重点研究。书中的这些文章、报告，绝大多数发表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那个新旧更替、继往开来的历史关节上，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色。就其内容看，撮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一、肃清“左”的影响，明辨教学目的任务。

王兆苍先生是我国当代语文教学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的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全局的观点和战略的眼光，冷静地回顾、审视了语文教学30多年的风雨历程之后，才说出来的。他的几篇“回顾”和“肃‘左’”的文章，都是这时的力作，是语文教学研舞台上的“重头戏”。这些文章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教学的重要指导意义。什么是“左”，什么是“正”，都是围绕着语文学科的学科性质、教学大纲、教学目的任务以及“文”与“道”、“知”与“能”的关系这些关键问题，来总结历史经验和设计语文教学的现在和未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人也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凡语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读读兆苍先生这些记述与评论我国当代语文教学历史的文章和讲演，无论对现在还是对将来，都是极其必要的。它可以使人知其得失，从而明辨是非，兴利除弊，吸取经验，少走弯路。他认为：过去吃了大亏，归根结蒂就是受“左”倾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在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上出了偏差。他从痛苦的历史经验中深知这一点，因而花了很大的气力，用了很多的笔墨来陈述和剖析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大启示，更不必说他那些鞭辟入里、含英举要、震聋发聩的真知灼见了。

肃“左”的课题，在当时讲起来，从史实上、政策上和学术上说，难度都很大，但他为了我国语文教学事业的恢复与振兴而不顾利害、忠言直陈——或著文以警世，或奔走而疾呼——他的胆识和气魄委实令人感奋、令人敬佩！他在80年代初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开创新的局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总结历史经验，改革语文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学语文教材，在1/3多世纪里，随着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而几经变换。兆苍先生在明辨教学目的任务的前提下，对《汉语》、《文学》分科的历史经验又有发挥，为改革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提出了三项改革建议：一是力主增加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中外文学教材，向学生大力进行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才；二是主张适当加大文言文比重，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以便于继承祖国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三是主张为中学语文课编写分科教材，以便进行“系统教学”和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这些建议，都是值得重视的。

三、研究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效率。

语文教学的规律是什么？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个根本问题，而只重视那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和效率化。

兆苍先生的晚年是致力于语文教学法的教学和研究的，但在他的文章和报告中却并不看重那些具体的教学技术，而是着力于对“语文教学规律”的探讨。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语文教学过程”。他用较大的篇幅介绍论述了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虽说是介绍他人，但也渗透进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个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从事教学实践的教师，读读这类文章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只有真正懂得并掌握了“语文教学规律”，真正懂得并掌握了“语文教学过程”，才有可能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语文教学艺术来，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才有可能对提高教学质量奏效。

四、继承借鉴，走自己的路。

鉴于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兆苍先生十分强调一定要有批判地继承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十分强调一定要有分析地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殷切地希望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力求在20世纪末，开创出汉民族语文教学的新路来。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从历史经验中，从成功与失败的对比中，反复说明了妄自摒弃传统和盲目抄袭外国的严重危害，反复说明了不可再“东西南北抄”，必须走自己的路。读读他这些文章，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教学改革定然大有好处。

对于这本书的编辑，还有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收入这本书的文章，主要是80年代初期写的。确切一点说，只能算是一本“选集”，因为这并不是他这个时期文章、报告等文字的全部，更不是他一生著述的

全部。其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年久逸失，无可查找；对于内容相近的，只选取了有代表性的；50年代至70年代所写的诸多文稿，因“世易时移”，绝大多数未列入；与人合写的教材或学术专著，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的，也未节录入选。对选入本书的文章、报告等，考虑到阅读的方便，有的作了适当删节和其他技术性处理，对个别与人联名发表的文章，加了说明。兆苍先生应邀为不少集体和个人的学术专著或高校语文教学法教材写了《序言》，为几位知名的中学特级语文教师的典型“教案”作了评论。其中，不仅具体地反映着他的某些教学思想和敬业笃行的精神，而且也说明了他在全国语文教育界的学术地位和威望。因此，也选入了一些。此外，还选进了一部分他在学会活动中所致的《开幕词》和在学术年会上代表学会所作的总结报告。除了可以从中一睹他作为教育界社会活动家的风采之外，这些文字也必将成为今后研究我国语文教学史的第一手材料。

书中附有兆苍先生1986年自撰的《简历及学术成果》的目录，可观其一生的教学劳绩、学术成就和社会活动的梗概。

书中的全部材料，是按内容的不同，以先宏观后微观、先整体后局部的次序编排的，未全然顾及时间的先后。

盖棺而论，王兆苍先生是属于那种具有强烈意志和坚定信念而甘于为事业作牺牲的人。他怀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离开我们去了。但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教育事业是永恒的。他的学术思想，他的诸多著述，他那忠于职守、锐意改革的精神，他那顾全大局、诚恳待人、奖掖后学的风范，尤其是他那共产党人的一往无前的气概，象一面旗帜，将永远在我国浩荡的语文教学大军中飘扬！

郭 玟

1993年11月15日于淄博

肃清“左”倾影响，加速语文教学改革

语文教学的历史比其他学科的教学历史都长。据文字记载，从周代开始，就有了语文教学。最近教育部一位负责同志对《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在最近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要抓好三件事：第一，认真地总结一下历史经验，特别是认真总结一下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第二，认真清除一下语文教学领域里“左”的影响；第三，强调一下语文教学的思想教育。今天，我想谈一谈“肃清‘左’倾影响，加速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分成以下几个小题目来讲。

第一、“左”倾思潮对于“语文教学大纲”的冲击。

建国30年来，我们中学语文教学走过的道路是“三起两落”。这“三起两落”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左”、正摇摆；有的时候“左”，有的时候正确。

1949年，我们的国家解放以后，中学语文教学是继续运用老解放区的经验，以老解放区的教材为蓝本，教材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那套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比较差。所以，中央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叫做“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胡乔木同志任主任委员。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参考了国内外特别是国外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摸索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这次研究探讨的结果，就是1956年的《文学》、《汉语》分科。1956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份《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叫做“草案”，这是“一起”。1956年暑假后执行。1957年春天开展反右派斗争，这份教材和“大纲”也受到了批判，1958年春天就废除了。随之而来的就是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这时，无

论在语文学科教学的目的任务上，在教材的编选上，在教学的方法上，一整套“左”的思潮向语文教学冲击而来，来势是很凶猛的。所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是“一落”。这一落，使得语文违背了它自身的规律，因而教学质量大幅度地下降。从1960年开始，国民经济有个“八字方针”，各条战线都纠正“左”的倾向，语文教学也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就是讨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是什么，它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它应该完成什么任务？这次讨论的结果，是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制订。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二份《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它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体现了一定的语文教学规律的。执行那份“大纲”，运用那套教材，语文教学的成绩又一步步地提高了，教改的形势又一步步地好起来了。这又是“一起”。但是，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这份大纲又受到批判。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说它是“智育第一”，是修正主义的“黑标本”，又被彻底地否定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那些“左”的提法，“左”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恶性发展。语文教学几乎被取消，语文教学的质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是第二次“落”。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引起了一个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讨论的结晶就是1978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经过1979、1980年修订以后，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行大纲。这又是一“起”。

建国30年来，从教学大纲这个角度看，是“三起两落”。30年的历史说明，每次“左”倾路线的干扰，都使语文教学的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扭转这个问题，总要引起一次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

建国30年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颁布了3次。每一次执行的时间都很短。第一次执行了一年半，第二次执行了两年半，第三次现在正在执行中。头两次叫做“草案”，最后一次叫做“试行草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中学语文这么一门主课，30多年没有一份正式的教学大纲，仅有“草案”和“试行草案”。建国30多年了，就是执行这样的教学大纲也才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其余20多年都是无章

可循的状态。无章可循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左”倾思想造成的，“左”倾路线造成的。三份大纲，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基本上都是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左”倾思潮的特点，就是它以“左”为正，以正为右，宁“左”勿右。凡是正确的东西他都认为右了；它认为正确的东西，都是“左”的。所以，三份大纲尽管是可行的，但是“左”倾路线一露头，就被冲垮了。这三份大纲，特别是第一份大纲，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过的。左倾路线的思潮一来，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给否定了。

第二、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目的任务问题上“左”的影响的表现。这是跟教学大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学语文教学这门课，对它的教学目的任务问题，30多年来竟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难理解的问题。这么大的国家，有10亿人口，现在中学语文教师有近100万。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连目的任务是什么都说不清。这个问题怎么这么难解决呢？比起突破治疗癌症还难吗？我看没有这么难。问题不在于目的任务是不是好确定的问题，而是在于“左”的干扰。它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不是从语文学科本身的特点出发，而是强加给它们一些最革命的要求。要求语文教学脱离教材，脱离课本去进行思想教育，去架空说教；不是根据教材，而是根据各年级思想教育的需要，给语文教学安排系统的思想教育任务。比如，初一刚入学，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初二，进行热爱领袖的教育；初三，快毕业了，进行下乡教育。这样一系列的任务，就不符合语文课的特点，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因此，争论来，争论去，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就是“左”倾思潮不从语文教学本身的规律出发造成的。所以，从1959年、1960年到1962年、1963年这几年，全国讨论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规模相当大。据统计，正式公开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1000多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就是“左”倾思潮对教学目的的干扰。

在这里，我想突出地谈一个问题，就是“左”倾思潮在语文教学

的目的任务中排除“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力”这个任务。我国一直很重视语文教学中关于文学教育的任务。例如：1912年，《中学教学实施细则》里规定：要“涵养文学兴趣”。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里规定：要“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国民党时期，从1924年到1949年，对中小学课程标准进行了5次修订，但是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变动不大。其中，都有这样的句子：“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陶冶学生文学创作之能力。”很多有志于语文教学改革学者，也提出了文学教育的任务。比如，叶圣陶先生、朱自清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提出：“国文教学的目标在于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作文的技能。”香港1975年《中学中国语言文学暂订课程纲要》里规定：要“培养学生对于中国文学自学、欣赏的能力、兴趣和习惯”。从国外看，大多数国家都有文学教育的任务。比如，日本《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有这样的规定：“提高阅读和欣赏古典的古文和汉文的能力。”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第一份教学大纲，就是1956年的教学大纲，也明确规定，“在高中要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从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上一直到1956年的“大纲”，从有志于语文教学改革的学者的论述，从国外的有关资料来看，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可是我们国家自从1957年以后，无论是在后来的教学大纲里，还是在其它有关语文教学的文件里，都再也见不到“欣赏文学能力”这6个字了。文学教育在语文课里的地位被排斥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语文课本都是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唯独我们国家从1957年以后，就再也不敢强调语文教学中的文学作品的教学了。文学作品竟然在语文课里成了“禁区”，这岂不是怪事！

文学作品教学对于学生的作用，我用不着过多地阐述，无论是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还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文学作品都具有其它文章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能力的角度来看，无数事实证明，通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就能明显地提

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也有着极其丰富的教育内容：无论是爱国主义的，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认识各个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本质的，这些内容都有。它的思想教育的内容，真是丰富极了。而且通过文学作品教学，思想教育是潜移默化，感染熏陶，它的教育作用也是深刻的。解放前很多青年是看了文学作品，才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解放以后17年，无数青年受文学作品的影响而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至于在中学进行美育教育，文学作品教学在各科教学中也是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的。我们国家有着灿烂的文化遗产，外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学是很尊重的。我们自己不继承，谁来继承？当前大量事实说明，忽视文学教育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至于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欣赏”二字，从1957年以后，更犯忌讳。什么欣赏文学、欣赏音乐、欣赏美术，凡是带“欣赏”两个字的都不行。“欣赏”就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欣赏”就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我们无产阶级这么忙，哪有时间去欣赏？”似乎无产阶级的感情，就不能欣赏文艺作品，不能欣赏艺术；无产阶级的感情就应该永远是简单的，粗糙的，写的作品就应该永远是那么直直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是对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歪曲。。

至今有人说“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表面一听，好象多少也有点道理。语文课嘛，毕竟不是文学课嘛。然而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有问题。语文课里有各种各样的语文，当然，谁也不可能把语法知识讲成文学课，也不会把语文课本里的政论讲成文学课。分析来分析去，最后的结论是不要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讲成文学课。文学作品不讲成文学课，请问，讲成什么课？诗歌不讲意境，小说不讲人物、环境、情节，讲什么？叶圣陶老先生说：“我谓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有的同志对当前语文教学状况进行了分析，说：“当前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已经极少见了，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是不对的。且不

说“仍然存在”与否，既然它是语文课里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按文学课去讲。还有的人讲：“现在学生考大学的，升学率4%，多数学生上不了大学，上大学文科的就更加少了，而上大学文科真正上文学系的就尤其少了，所以用不着学那么多的文学。”这个论点跟论据搭配得不妥！正是由于上大学的少，正是由于上大学的人上理科的多，上文科的少，正是由于上文科的上文学系的尤其少，所以中学才应该更加重视文学教育。否则，中学的语文课不管哪一科管？还有人讲：“中学不是培养文学家的，所以中学的语文课不一定讲成文学课。”这话听起来似是而非。中学不是培养语言家的，为什么要学语言呢？中学不是培养数学家的，为什么要学数学呢？中学不是培养物理学家的，为什么要学物理呢？中学不是培养“家”的，所以中学要取消，这是“取消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同志虽然都是出于好心，都是想把教学搞好，或是由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自己的主张不同，但是从我们3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左”的影响，是“左”的表现。有人设想：今后的语文教材，在高中阶段，要继续提高学生用现代语文的能力，就要进行比较系统的文学教育。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

第三、关于语文教材改革问题上“左”的影响。

我在前边已经讲了解放初期的教材情况，为了彻底改革语文教材，1951年成立了“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对语文教材，在国内外范围进行了调查研究。1953年，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报告提出：在中学实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理由是：汉语是科学，文学是艺术。把两种性质不同的内容编在一个本子里，教学是两败俱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决定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1953年5月毛主席指示：必须抽调大批干部和500个专家编教材，编一套《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周总理亲自征求了语文教师的意见。从1955年秋天开始，在全国大约90几所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开始试教《汉语》、《文学》新教材。结果证明：新教